



山盟

严阵 著

1626551



献给建国四十周年



长篇诗体小说



80090922

山 盟

下

严 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第 七 章

— — ○

啊，生长过茉莉花和珠兰花的芬芳的山谷，
啊，烘制过毛峰茶和猴奎茶的碧绿的山坞，

如今，它为什么变得如此死寂，如此静穆？
就连一年唱到头的鸟儿，也不肯把歌音倾吐，

啊，那些曾被猎人的葛鞋踏出的陡崖盘路，
啊，那些曾由樵夫的双手盖起的茅棚柴屋，

如今，它为什么变得这般冷落，这般孤独？
就连在高天纵横的雄鹰，影儿也被白雪湮没。

— — —

被白雪覆盖的黄山山脉，在面前逶迤起伏，
国民党军和冬雪一起，涌进这些高山深谷，

北看九华，南望雁荡，到处是一片冰雪模糊，
雪下的新壕如乱绳一般，静静地山地分布，

寒风卷过群山，群山发出粗砺沉重的啸音，
国民党军草色的军衣，在雪线后面，忽现忽隐，

军衣在拂动，枪刺在闪光，避弹坑一个连着一个，
在松树枝下隐蔽的大炮，保持着可怕的沉默。

— — 二

在大炮旁边的残雪上，放着杂乱的弹药箱，
一群一群的国民党军，正在壕堑里来回奔忙，

猛烈的寒风正把满天云浪，堆叠到远山的边沿，
美丽的朝阳已从裂开的天缝里，透出血色的一线，

国民党军有的在抬新伐的竹木，有的正在挖土，
监工的军官缩着颈子，正在他们身边踱步，

天空的裂缝越来越深，越来越多，越来越宽，
层叠的雪坡上，顿时撒下许多珊瑚色的光点。

— — 三

“快！快！”那军官一面踱着步子，一面把士兵催促，
他那尖涩沙哑的口音，听起来好象很熟，

“快！快！”“老共今天黑夜就要从这里经过，
现在不给我把工事修好，等会我要你们的脑壳！”

他一面吼叫着，一面不停地抽着香烟，
他晃动的背影，一直被密密层层松杉遮掩，

“快！快！”这声音听起来很熟，也很遥远，
在漫长的记忆中，这声音曾经在哪里出现？

一 一 四

士兵们散满整个山头，锹和镐响成一片，
当军官踱远了的时候，他们就轻声交谈：

“不是合作了吗？为什么又要对付老共？
大官们在重庆出个主意，可苦了咱们弟兄！”

“别说了吧，只要给饭吃给钱花，咱们就干，
谁是谁非，咱们当小兵的，犯不着去管！”

刚才说话的士兵，听到这几句话，抬起了头，
他盯着另一个士兵，把短小的铁铲，紧握在手。

一 一 五

原来他就是那个广西籍的老兵，名叫程锤，
五年前他曾在细雨濛濛中，把胡家大院守卫，

动乱。混战。使他对生活，有了一定的认识，
就象一滴瓦檐的水，久了也能穿透岩石，

他握紧铁铲，一动不动地，望着另一个士兵，
他那布满皱纹的前额，象钝刀雕过的紫铜，

他说：“老弟，话可不能说得那么轻轻松松，
如果有人要你去枪杀你的父兄，莫非你也照办？”

一一六

“这可不是一回事啊，”另一个士兵麻瞪着两眼，
一道又深又黑的刀疤，横过他的麻脸：

“我本来过得很惬意，”他津津有味地说道：
“武夷山里有个大户，我曾专门为他保镖，

“可是运道不济，方志敏的红党到处作乱，
赤卫军杀了那个大户，打碎了我的饭碗，

“以前我虽有几个麻子，可长的也还算好，
谁料想那些赤卫军，偏在脸上给我一刀！……”

一一七

“这一柴刀不打紧，把我砍得可实在太惨，
从那以后没有一个女人，肯和我睡上一晚！”

旁边的兵士，听到这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
可是这个麻脸家伙，却在那里，继续鼓噪：

“从那以后我一照镜子，心上就是一阵气闷，
如今机会到了，我何不杀他几个，解解旧恨！”

“你这兵痞！”程锤听到这里，急忙举起铁铲：
“我现在就打死你这兵痞，免得百姓遭难！”

一一八

他们两人正要扭打，山谷里突然卷起雪浪，
奔驰的马蹄象七月的阵雨，把静静的山路拍响，

马蹄的响声给整个山头，都带来了，惊惧不安，
扭着的手臂松开了，士兵们又都默默无言，

他们重又挖着冻土，重又抬起新伐的松杉，
并以惊异惶恐的眼神，向那山下探看：

“大官来了，”“大官来了，”他们低声地相互警告，
这时眼看几匹快马，已经驰上山坳。

一一九

马，停下了，几个骑马的人，先后跳下马鞍，
这时那深深的峡谷里，只留下蹄印一串，

骑马的人跳下马来，把黄呢军大衣上的碎雪拂掉，
马，喷着鼻子，不断抖着它那熠熠发亮的鬃毛，

“好地方啊！”粗胖的一个，话音显得极为轻松，
他仿佛看到他皮包里的地图，蓝色箭头正在合拢，

“师座，旧地重游，你该有若干非凡的感想，……”
年轻的一个站在后面，把起伏的群山打量。

一二〇

“年轻人，我站在这里，怎么能不感慨万千，
当年我们就是在这里，击溃方志敏的红十军团，……”

他一面说着，一面随手端起胸前的望远镜，
那些当年在炮火中燃烧的山地，如今已松柏青青，

碧蓝的青弋江象一条曲线，移向他的镜头，
他凝神地视察着，那些似曾相识的山丘，

“这块山地，仿佛永远是在向师座赐福，
眼看埋葬方志敏的地方，又将变成叶挺的坟墓！”

一二一

年轻军官一面说着，一面也拿起望远镜窥探，
在他面前，江南山水，象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

“不可大意啊，共党用兵一向善于出奇制胜，
就是把~~它~~置于死地，也要防它死里求生，……”

粗胖的军官说着，便把望远镜作了调整，
然后注视着一个地方，不再把视线移动：

“喂，你发现了没有？”他向那年轻的军官说道：
“那座被淡雪掩住的高峰，地位相当重要！”

一二二

“是的，师座，是的！那就是有名的东流山，
那座山的主峰，是这一带山地的制高点，……”

年轻军官把镜头停住，然后继续说道：
“师座，我估计它是这次战斗，双方争夺的目标！”

“对，”粗胖的军官点点头：“山下峡谷是唯一通途，
东流山象一把巨锁，锁住了皖南的门户，

“共军果真经过这里，我军就把它压在峡谷中间，
因此，钥匙掌握在谁的手里，是战争胜负的关键！”

一二三

沉默之间，空气里传来阵阵修筑工事的声响，
这时那两架望远镜，都对准了东流山的脊梁，

披着细雪的东流山，一面陡峭，一面平坦，
乱石矗立，荆棘丛生，一切都历历可见：

“你派人去了吗？”粗胖的军官，突然发问，
接着他便把望远镜放下，盯着身边年轻的军人，

“已经派便衣作了侦察，正规部队还没上山，
因为那里距共军太近，打草惊蛇，反招后患！”

一二四

“稳妥！稳妥！不过……不过也不可过于迟缓，……”
粗胖军官得意的话音，被年轻军官打断：

“师座：我未及向你报告，却已这样打算，
打算在今天午夜时分，悄悄把山头抢占！”

“好！好！不过行动起来，要格外小心，
我虽身经百战，可从来都不轻视敌人！……”

粗胖的军官一面说着，一面开始视察阵地，
这时那个监工的军官跑过来，向他举手敬礼。

一二五

他一面敬礼，一面抖抖索索，结结巴巴：
“欢迎……师座，旅座，……莅临我部，阵地，视察！”

师长王武望着旅长胡幼虎，胡幼虎望着那个军官：
“他的名字叫陈东，他跟我已有多年，……”

“陈东？”“是的，陈旧的陈，东方的东，
他是我部营长，今夜的任务就是由他执行，……”

胡幼虎说话的时候，王武便向陈东打量，
他的目光象一杆秤，在估摸陈东有多少斤两。

一二六

正当陈东感到手足无措，感到难于应付，
这时突然有几个士兵，出现在深深的山谷，

他们押着一个姑娘，向着山上走来，
姑娘的长发披在肩头，衣服在风中飘摆，

山上的人全都望着那个姑娘，望着押她的士兵，
过了不大一会，他们便踏着积雪，来到山顶，

看到那个披着长发的姑娘，谁都感到迷惑不解，
王武问胡幼虎，胡幼虎问陈东：“是否发生意外？”

第 八 章

一 二 七

啊，江南的天空，你曾滚过多少雷霆，
苍茫的曙色里，你现在又开始微微发青，

一抹青光，象杭州的软缎，向天边徐徐展开，
群山那嵯峨峻峻的轮廓，便渐渐显露出来，

没有风。从曙光中显露出来的群山，一直伸向天涯，
一座紫色的断崖上，立着一匹青色的马，

马，一声不响，马上的人，也一动不动，
只有断崖下白色的晨雾，在无声无息地腾涌。

一 二 八

洁白透明的晨雾，从崖上慢慢涌流到崖下，
战马象一尊威武的铜像，正在揭去幕纱，

马上的骑者，正在凝神地注视着雾中的群山，
宽大的风衣从肩上垂下，波浪分向两边，

他肩上背着照相机，臂弯里挂着一柄手杖，
他滚过无数炮火的胸怀，正在构思动人的篇章：

“雾里的美人啊，云里的山，临崖立马，任君细看……”
他那默默的低吟，突然被急骤的蹄声打断。

一二九

一匹白马跃上崖头，山柱从马上跳下，
他嘴里喷出的热气，在唇须上结满一层霜花：

“报告军长，”他急促地说：“前方发现敌情，
沿着我军既定路线，国民党正在集结重兵，

“一四四师一个团驻太平，一个团驻陵阳，龙门，
一个团驻在厚岸附近，师部驻在盛村，

“新七师一个团驻何家湾，一个团驻峡山口，
一个团驻在木镇，扼住通向江北的咽喉……”

一三〇

“四〇师匆匆忙忙，调动得更加令人生疑，
一个团驻榔桥，一个团驻陈村，师部驻在三溪，

“七十九师前天连夜开拔到太平东乡一线，
通向黄山和天目山的道路，由它从中切断，

“一〇八师两个团驻宣城，两个团开往宁国，
他们配合日寇和伪军，已把沿江地区封锁，

“蒋军嫡系五十二师，距离我军已经不远，
它正向茂林外围急速运动，师部已到赤滩……”

— 三 —

“除此以外，还有六二、六三、十六三个师作为后备，
从繁昌铜陵调来的两个旅，也已安好炮位，

“国民党把九个师两个旅，布置在我军前后左右，
他们说是欢送我军，醉翁之意，恐不在酒！……”

山柱一口气把话说完，便向军长细看，
他脸上的神色，就象当年看到方志敏时一般，

不过如今，他早已不是一个猎虎少年，
而是一块矿石，正在经过炮火的熔炼。

— 三 二

军长叶挺骑在马上，听完山柱的报告，
他环顾群山，沉思片刻，然后断然说道：

“迅速把情况电告中央，作好一切战斗准备，
如果他们背信弃义，我们便毫不迟疑地自卫！”

山柱接受军长的指示，立刻翻身跨上马鞍，
他奔驰得那么神速，马儿就象白光一闪，

白光一闪就不见了，周围又涌起银色的晨雾，
在那漫漫的雾野中间，正行进着我们的队伍。

一 三 三

涌流的雾，一会罩住峡谷，一会笼上山丘，
在它飘走的一瞬间，便可以望到灰色的人流，

那就是我们的新四军，他们正在撤离江南，
他们正穿过层层雾纱，他们在雾里时隐时现，

马匹。辎重。乌亮的炮口和枪刺的寒光，
匆匆的一闪就不见了，刹那间又是白雾茫茫，

军长骑在马上，望着群山，望着行进的部队，
三年皖南的战斗生活，使它忆念累累。

一 三 四

他想起了三八年一月六日，想起了古城南昌，
他想起了岩寺的古塔，想起了南陵的土塘，

他想起了二十天整训，想起四个支队的建立，
想起战士们开赴前线时，那种难言的欣喜，

当时一支队由陈毅率领，英勇地插向苏南，
二支队由张鼎丞和粟裕率领，活跃在江东一线，

三支队由谭震林指挥，开往南陵，繁昌，
四支队开赴江北前线，活跃在舒城，庐江……

一三五

自从各路健儿开赴敌后，开辟了敌后战场，
便把国民党军丢失的国土，相继一一重光，

三九年一月十九日，有名的官陡门奇袭，
新四军便给了日寇一次丧魂落魄的打击，

三道铁丝网，一道掩蔽壕，都不能阻止我军前进，
我军在二十分钟之内，消灭了三百个敌人，

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名的繁昌之战，
我军也以迅速的合击，击溃了日寇六千……

一三六

在炮火中屹立过的峨山头，当还铭记未忘，
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曾经在那里流血负伤，

四〇年十月的汀潭战斗，也轰动了整个江南，
击溃了日寇三千多人，乘胜攻克泾县，

徐村桥，小岭坑的每一寸祖国神圣的领土，
也曾经看到，我军在硝烟中追击的脚步，

水东。唐口坝。塔里湾。谢家垅。博望……
这些普通的地名，都曾因我军的战绩威名四扬。

一三七

仅仅在三八年夏到三九年夏的一年之间，
我军就和日寇和伪军，进行过五百三十次激战，

击毙日伪军六千九百四十名，俘虏九百多名，
缴获步枪两千多支，轻重机枪九十多挺……

所有这些战斗和胜利，都给群众极大的鼓舞，
使他们看到民族的希望，认清解放的道路，

而未见日寇影子就闻风而逃的国民党军，
却反而因为新四军的胜利，怀着刻骨仇恨……

一三八

他们对日寇一枪未放，对我却百般挑衅，
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定，是他们行动的方针，

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到处制造磨擦，
就连新四军的粮饷和装备，他们也要扣发，